

序

余嘗集才子書者六其目曰莊也騷也馬之史記也杜之律詩也水滸也西廂也謬加評訂海內君子皆許余以爲知言近又取三國志讀之見其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有史以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局而演義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迥不得與三國並也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而歎天運之變化真有所莫測也當漢獻失柄董卓擅權羣雄並起四海鼎沸使劉皇叔早諧魚水之歡先得荆襄之地長驅河北傳檄淮南江東秦雍以次略定則仍一光武中興之局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位雖虛正朔未改皇叔宛轉避難不得早建大義於天下而大江南北已爲吳魏之所攘獨留西南一隅爲劉氏託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西爲漢中一摧則漢益亦幾折而入於曹而吳亦不能獨立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逮於華容遁去雞肋歸來鼎足而居權侔力敵而三分之勢遂成尋彼曹操一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檄之罵之刺之藥之燒之刳之割髮折齒墮馬

落塹瀕死者數而卒免於死爲敵者衆而爲輔亦衆此又天之若有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爲漢之蝥賊且天生瑜以爲亮對又生懿以繼曹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疊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漢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踰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昔者蒯通之諫韓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說其時信已臣漢義不可背項羽粗暴無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勢不得不一統於羣策羣力之漢三分之幾虛兆於漢室方興之時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還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致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異於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卽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繡口不能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知其奇

而信其奇哉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會病未果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稱快者再而今而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授劄之日弁於簡端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時在

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聖歎氏題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三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兖州而曹操卒復兖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為主。主轉為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為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甚矣玉璽之無關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心為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讎。予曰。腳頭不立定。未可報讎。脚頭纔立定。亦未可報讎。曹操初得兖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為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敘曹氏立國之始。此卷敘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煢煢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敘兩家必夾敘劉備。蓋既以備為正統。則敘劉處文雖少。是正文。

敘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於旁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於彼見頭。於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此。今人讀三國志。而猶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却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衛風云。綠兮綠衣。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但聞人有繼妻不聞人有繼兄弟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敘

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識時達勢語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

欲捐生耶。今之因難避不睡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姓然何況異姓。觀玄德數語。勝讀棠棣一篇。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

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疋。使夾攻劉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反交通呂布。反覆可笑。布喜。令高順領

兵五萬。襲玄德之後。前曾為其所拒。今又為其所使。呂布不但無義。亦無氣。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撤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廣陵。比及高

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

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遲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

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商於六百里。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

德還小沛。使為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為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賣書迎

玄德回。忽欲攻之。忽欲迎之。反覆無常。可笑。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之使。呈上書箭。玄德

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此在他人決不肯來。亦決不敢來。布

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守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

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

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特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多謝

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箭。本是呂布寄寓於劉備。今反弄成劉備寄寓於呂布。真客反為主。主反為客。關張心中不

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能屈然後能伸。確是至言。呂布令人送糧米緞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

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

飲宴。此處接寫孫策。忽寫他在袁術堂下。趨瞻拜坐。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瓌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陽太守吳瓌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因使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簡筆到當日筵散策歸營

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袁術與孫堅同輩其待策之傲自以爲父執耳不知英雄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

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昔孫堅在洛陽時曾於月下揮淚今孫策在袁術處亦於月下放聲一爲忽見一

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君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丹

陽臨漳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英雄治曰

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瑗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

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湘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

袁術謀士爲他人用術之無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乃翁設誓抵賴今子竟不隱諱

以爲質當用之兵大有算計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却從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

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瑗又爲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先說

賢實重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爲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

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爲後文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

掌大權我表你爲折衝校尉殄寇將軍不借得兵馬并尅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

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

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孫策是小霸王此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

密因結爲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尙爲丹陽太守今往省親不但同年亦且同志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

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

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一人能成大事者必能策曰何爲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

一人能助成大事者必能策曰何爲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

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費

禮往聘俱辭不至有身分者呼之即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爲長史兼撫軍中

郎將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守劉寵之姪

兖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爲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敘明劉繇來歷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

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爲前部先

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補懸前文當日聽得孫策來

到願爲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尙輕未可爲大將真術以年輕孫策劉繇亦以年輕太史慈與術是一流人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

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

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誠意外之文亦意外之文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

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

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

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二人不待相投而後立功乃先立功而後相投來得甚奇策大喜用爲車前校尉收得牛渚邸

閣糧食軍器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

使屯兵零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灑光武廟否土人曰

有廟在嶺上光武廟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洛陽大廟焚毀而劉繇自以爲宗室乃立廟於此邪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孫策後來不信神仙此日猶信夢兆何也長

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槍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

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

基卽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廟自欲與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宗親作對何反向漢願先致祝也○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羽廟而祝之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

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竟釋之爲小乘。太史慈將皆笑。鴻鵠笑曰。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策大膽。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儒雅之極。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從容之極。你兩箇一齊來併我一箇。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孫伯符獨戰太史慈。此項羽所謂獨身挑戰者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槍。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暗稱奇。在旁觀者眼中。摹寫一筆。妙。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箇便活捉了他。也被衆人奪去。不慈捉不得孫策。只恐捉了。被人奪去。可謂目無孫策矣。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槍搠去。慈閃過。挾住槍。慈也一槍搠去。策亦閃過。挾住槍。兩箇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好看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不惟從人失散。且復愛喪其馬。兩箇棄了槍。揪住廝打。不打不識。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策即以此慈之戟刺慈。亦即以策之盔擊策。同是以敵治敵。同是以我困我。忽然喊聲復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疋馬。細取了槍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細策亦取槍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接應。不孫策亦輕身陷敵矣。獨不記乃奪嶺山故事耶。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若非風雨。慈策二人將直殺至天明矣。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槍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

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鑿挑於陣前。前日虎牢關上挑孫堅赤幘今日神亭嶺下挑孫策兜鑿可謂落帽世家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箇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槍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此段事即在劉繇口中敘出其省筆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答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策又得陳武爲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前只在劉繇口中述其事。今却在孫策眼中見其人。補敘得好策甚敬愛之。拜爲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只十數騎耳。斬首如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答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答融二人出馬迎敵。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槍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于糜。挺槍來趕。那槍剛擱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于糜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霸王。忙中夾註一筆妙。霸王無面見江東。今小霸王復霸江東。或項羽後身亦未可知當日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答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又走到孫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濠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傅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孫堅實被射死。孫策詐稱射死。一真一假。一死一生。令人不測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曰：孫郎在此。孫策不死無異孫堅復生衆軍皆驚。棄槍刀。拜於地下。

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槍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死射。薛禮死於亂軍之中。策入秣陵。安輯

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却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讎。孫策與周瑜

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

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然則雖有二千人。原涇縣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

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太史慈正走。後

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

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孫策

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雄也。但項羽不能用。英布孫策能用。慈勝項羽多矣。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既敗劉繇。極似穿封。

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成對楚靈。

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

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

：「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肯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

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之信。諸葛瑾弟正學其兄也。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

民。皆呼策為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費牛酒到寨

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項羽好殺。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經勝老霸王矣。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

民。無不仰頌。勇者不必有仁。孫郎而能仁。尤為難得。由是兵勢大熾。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孫權此處方出頭。

策領兵南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城。嘉興。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與

出兵。會於楓橋。慈已有二虎何懼此一虎。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一將之勇。有餘。君人之度。未足。張紘諫曰：「夫

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耳。遂遣韓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蔣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邊殺過橋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閭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困三日。無人出戰。策引衆軍到閭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將。左手託定護梁。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吾射中這廝左手。說聲未絕。弓弦響處。果然射箇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護梁上。此將但會罵人却不能口手相應。城上城下人見者無不喝采。城下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當着急。如何也喝采。想蘇州人團團有此清興。衆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驚曰。

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興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與入帳飲酒。酒酣問興曰。令兄意欲如何。興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彼自名曰虎。策命斬嚴興。與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攻取嘉興。太史慈攻取烏城。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遇嚴家兵。真如遇白虎。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爲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佈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衆。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言甚當。朗視之。乃會稽餘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爲郡吏。朗怒叱之。翻長歎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讎。王朗亦一時名士。何不識好歹至此。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合。朗將周昕飛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來得。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殺來。孫郎每疑周郎。接應孫郎之下。江東周郎之功。多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

分布衆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

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

而不出。幾如勾踐之甲楯五千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雖可卒拔。會稽餓糧

大半屯於查瀆。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孫權有叔孫聖有弟策大喜曰。叔父妙

用。足破賊人矣。卽下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爲疑兵。連夜撤圍南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然

出城來。趕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准備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名取瀆其意實在會稽孫郎兵法頗妙非徒勇也却說王朗聞

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煙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

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瀆。我引部兵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瀆是我屯糧

之所。正須隄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

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

槍刺死。餘衆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

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

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此人亦先立功而後出姓名與前文一樣筆法策喜。命爲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

平。令叔孫靜守之。令朱治爲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

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槍。直取周泰。被泰

扯住槍。拖下馬來。奪了槍。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槍。有如此用命之將安得不興金瘡發脹。命在須

臬。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會與海寇相持。身遭數槍。得會稽一箇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因薦

并薦一尉醫之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吾當用之。急於求醫更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

請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爲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先拜官而後問醫是爲其賢士。而用之非專託其請醫生也。妙。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華陀先於此處出現。乃待爲上賓。請視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把守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託不還。孫策歷歷而不出袁術。賴而不還。皆以此。孫策望歷歷而不出袁術。賴而不還。皆以此。孫策望歷歷而不出袁術。賴而不還。皆以此。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瑁。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爲無理。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此策書以備始亦以備終。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卽日就擒。正是不去江東。圖虎豹。却來徐郡。鬪蛟龍。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涓水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備。相報之道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使構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於布。相攻之謀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內以相攻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爲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況呂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於異姓之戚。安在疏不問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有於父母則背之。於兒女則暱之者。於兄弟則背之。於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爲楚。非爲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爲己非爲備也。張儀勸楚絕齊。

歎而楚遂爲秦所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爲劉爲曹而非爲布也。惟布本不爲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計備。而射戟之時。殷殷爲備。矜德色於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惟珪本不爲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謀。殷殷爲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於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譎。而戰國策無三國志之巧。真絕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蓋以其爲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儉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歎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真爲曹操所笑矣。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於繡。何也。曰。卓之死。爲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爲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靈岳記曰。先齊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

摹寫典章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前番是賒今番是現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後講呂布大喜。賴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兒。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爲大將。雷薄陳蘭爲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厮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

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

沛未必遂能為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此番大有定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箭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

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陳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箭下營寨紀靈知

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今怪呂布不得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

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此非飲宴時豈欲以去得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

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有膽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

危之妙法異日得志不可相忘樓相照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

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

抽身便回紀靈尤驚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關張兵雖少不足懼也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

忙之極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望之極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為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為

將軍所困故來救之且不明言救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忙得妙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

兩家解之經似今日靈曰請問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布曰有一法從天所決且含吐不

兩家解之經似今日靈曰請問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布曰有一法從天所決且含吐不

其間也若呂布替玄德和事而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只如此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

不索謝勝今之大阿哥多矣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只如此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

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飛頭之如童稚則張

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不得張飛之發作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斫殺未遲

有張公之費作少不得關公之勸解○做好
做惡自收自放今之聽處事人多用此法

呂布曰吾請你兩家解關須不致爾廝殺

是和事

人開口這邊紀靈忿忿那邊張飛

只要廝殺情景

逼真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

布提畫戟在手紀靈李玄德盡皆失色

本和解和卻故

作此驚人之筆布曰我勸你兩家不

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

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李玄德曰

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

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之法妙

方說出解

如若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一矢難爲了

魯仲連聊城

一箭卻不難爲紀靈是兩邊都得一箇度其

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

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廝

讀至此將拭目觀射矣

殺未必中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

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

讀至此將拭目觀射矣

卻傷破再飲酒頃刻絕妙酒畢布教取弓箭來

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

一箇說其必中事

高兩人心事如畫

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

讀至此

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

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好詞

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

讀至此

後人有詩讚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

會向轅門獨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猿直欲勝由基

虎筋弦響弓開處

雕翎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

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

其真

得意擲弓於地執紀靈李玄德之手曰

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盡在天命等語喝

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

處處夾

玄德暗稱慚愧

應前

紀靈默然半晌暗付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

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

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

一枝箭消繳

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

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

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

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

正項軍糧且不肯發今白

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

呂布受吾許多糧米

一把如提童稚之時

豈落二十萬斛豈不善哉

反以此兒戲之事偏

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

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

呂布勇力過人實親領其勇力兼有徐州

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

賄賂不中變爲穿敵響敵不便變爲婚姻愈出

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

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若嫁

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

賄賂不中變爲穿敵響敵不便變爲婚姻愈出

愈奇○前處處說呂布妻小知布兒女情深

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爲媒

齋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為正妻。後娶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

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補敘當下嚴氏對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為天子稱帝伏筆。」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確是婦人聲口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

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人家婚姻多憑婦女作主，只要親家富貴古今同然。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胤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於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又一箇幫做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奉先聯姻，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道破胤失驚起謝曰：「乞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為後陳珪說呂布絕婚伏線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何如一箇便去催妝。」胤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宮遂辭別韓胤，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何日結親？」布曰：「尚容徐議。」宮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映帶玉璽好早晚當為帝，今從天子例，可乎？」是何言與與嚴氏如出一口宮曰：「不可。」布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宮曰：「亦不可。」等不及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乎？」宮曰：「亦不可。」又等不及布曰：「不可。」布曰：「不可。」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乎？」宮曰：「亦不可。」

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妒之心。若復遠擇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其言亦殊動聽為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求我庶土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告嚴氏，連夜具辦妝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諺云朝暉樹晚乘涼，諷云朝暉樹晚乘涼。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故珪曰：此乃疏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宮是也，為劉者右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至特來弔喪。

故作驚人語。婿喪。賀弔映襯成文。

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

今忽來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爲質。

質物猶可，買人不堪。質子猶可，買女不堪。

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

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啓兵端也。

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爲天下所不容乎？

帝曰：陳宮誤我，急命張

遼引兵追趕，至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

高祖刻印銷印，正見其有決斷。呂布送婿奪婿，正見其無主張。連韓胤都擊回，監禁不放歸去。

殊非待。惡極妙極。又。爲後文伏線。却令人

回復袁術，只說女兒妝奩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解韓胤赴許都。

忽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爲將者本分事，何足爲怪。正語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盜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

詐妝山賊，搶劫馬匹去了。

此是解時奪。得不是使酒。呂布聽了大怒，隨卽點兵往小沛來攻張飛。玄德聞知，大驚慌忙領軍出

迎，兩陣圍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韓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

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四匹，尙自抵賴。張飛挺槍出馬

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快活？快人快語。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渺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

徐州，便不說了。妙妙其言。又。快直又公平。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槍來迎，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

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

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

劉備，久後必爲所害。亦伏白門。樓之事。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

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雖皆因翼德起釁實陳宮操之奸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逼逼特來相投。

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甚奸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甚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又是一箇呼賢弟的幸翼德此時不在側也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

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爲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雅之名以困窮而來投

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數語非爲劉備實爲曹操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卽表薦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爲

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操非不欲使呂布殺之冀術殺之必不欲自殺之也奸雄奸雄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

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與兵犯關奪駕補按處如奇峯轟起操大怒欲與兵討

之又恐呂布來攻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荀彧前欲使二人相圖今又欲使二人相和變幻百出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齋官誥併和解書

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爲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爲謀士詡

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自知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爲下文攻曹操張本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紇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

右曰。此城中有姣女否。因酒及色。阿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

得十分美麗。問之。卽繡叔張濟之妻也。取人叔之妻。以媚其叔。甚不正路。操聞言。遂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

中作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

幸得瞻拜。見此良人。今夕何夕。操曰。吾爲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忽將大人情。實與婦人。確是醉後狂語。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

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極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郭汜之妻淫皆驚。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寨夫人次日。移於城外安歇。

惡之報。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寨夫人次日。移於城外安歇。

連典章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至此亦流

洩。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次日。操在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

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實謂之謀。甚細密。因畏典章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

百觔。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於繡曰。典章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

歸。那時某便闖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既請吃酒。何不使於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帳房。及此。蓋天未。何不使刺典章。且何不竟刺曹操。那車兒計不

欲死操也。繡甚喜。預先准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

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只欲得。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捉好了。操使人觀之。回報

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忽聞寨後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不是軍人失火。只爲主將要緊。

火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章。章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

戟戰事。省筆。時敵兵已到轅門。章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搶入寨來。章奮力向前

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章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章

卽棄刀雙手提著兩箇軍人迎敵。以雙入當戰死者八九人。真可謂以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意

猶死塞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

門而入者。死典韋足却說曹操賴典韋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

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爲肉泥。馬泊大

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卽以己所乘之馬奉操

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愛將愛子皆死操乃走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路逢諸將收拾殘兵。時夏侯惇領青

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卽將本部軍於路剿殺。安撫鄉民。爲民殺兵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

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却說

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嚴如對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

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卽至。若不先准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敵大事。退敵正安營方

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戰。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

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爲後曹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

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使反。敗爲勝。雖古

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治兵不嚴雖將如惇親族如惇又設祭

祭典韋。操親自哭而奠之。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此是曹操得人心處然衆皆感歎

次月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遷兵許都。且說王則齋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爲平東將軍。特賜印

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晚

卽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枷釘了。胤獨桌請媒人矣陳

遣陳登齋謝表。解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因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八字評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爲內應。」爲後賺呂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從容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餓則爲用。」張良以韓信彭越英布爲虎以絳灌等語某問誰爲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襄劉表。」此四人前文已見益州劉璋、漢中張魯，此二人前文未見於此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疑人正說話間，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秦晉未諧，吳越鬪婚，婚姻惹出甲兵，來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糜虎皮，便爲彘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薄天下而不爲，正畏天下而不敢耳。況所樂乎爲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則不可何也？曰：眞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後。其爲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內削平，四方賓服，又必有羣臣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三辭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焉。則受之也愈遲，而得之也愈固。卽爲閏統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併，大國僅存一二，外而鄰

境息烽。內而人民樂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爲再世不拔之業。今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尙在。而羣雄角立。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瓚、呂布、張繡、張魯、劉表、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盜竊名字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不速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將。愛將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君。故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人之將。劉備是也。曹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過。則知操之能爲將矣。袁術攻徐之將。於路劫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爲君矣。民爲邦本。故此卷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備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爲之搆。以離之。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陽合之。而又私相囑。以欲其終離之初。則爲二虎爭食之謀。繼又爲驅虎吞狼之計。未更爲掘坑待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爲其所弄。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亦明知劉備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軍令。則自己之髮亦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僭稱帝號。如此舉動又可惡又可憐。大會羣下議曰。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有天下。今歷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久仰。薄視亭長。重稱四世三公。只是自矜家世醜極。百姓所歸。

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衆人以爲何如。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積德累功。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明公家世雖貴。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此事曹操亦不敢行。而必留待其後人者。正怕此一段。

此一段。議論耳術怒曰。吾袁姓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然則不止四世三公矣。以土承火。正應其運。又識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讓。論耳術怒曰。吾塗而高象魏闕也。此曹路正應其識。操之識袁術何得冒認。又有傳國玉璽。若不爲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多言者斬。但聞有羣臣勸進而猶讓者。不聞有羣臣力諫。

而大怒者皇帝豈是使性傲的遂建號仲氏建號仲氏怒是虞舜第二房子孫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爲后立子爲東宮因命使

催取呂布之女爲東宮妃却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爲曹操所斬補接前文乃大怒遂拜張勳爲大將軍統領大

軍二十餘萬分七路攻徐州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

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末二路應前文伏後文各領部下健將

尅日起行命兗州刺史金尙爲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尙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爲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三萬

使李豐梁剛樂就爲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寫得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

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碣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此一段事又從呂布探聽處補

好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好個皇帝乃急召謀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宮曰徐州之禍

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廷以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袁術其軍自退此時即殺陳珪父子袁術必不退兵陳宮此謀甚左

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珪陳登沒主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語多委氣元

龍會說大話亦會幹大事今人幹大事則不如元龍說大話則學元龍可歎也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珪曰將軍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

曰試言之珪曰術兵雖衆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

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其語布曰計將安出珪曰韓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

輕之彼亦不樂爲術用若憑尺書結爲內應更連劉備爲外合必擒袁術矣此彼失其二路而我得其三路矣布曰汝須親到韓

暹楊奉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爲後曹操攻術張本并致書與豫州爲後雲長助布張本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

上候韓暹遙引兵至下寨畢登入見暹問曰汝乃呂布使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爲大漢公卿四字便打何謂呂

布之人若將軍者向爲漢臣今乃爲叛賊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化爲烏有竊爲將軍所不取也揭其前功且袁術性最多疑將軍後必爲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刺著痛處暹歎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出布書

邊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便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相應可也前欲兩邊下書今說得必復往如摧枯拉朽全不費力登辭還急回報呂布乃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蕤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敵一將

張遼賊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兩將敵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將敵大

各領軍一萬餘者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三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是時二更時分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勳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

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前日替人和事今日自做對頭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旛四斗五方旌幟金爪銀斧黃鉞白旄黃羅絹金傘

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於陣前如澤之藥大罵呂布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術將李豐挺鎗來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鎗而走呂布麾兵衝殺術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槍奪馬匹衣甲無數袁

術引着敗軍走不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即前日虎牢關前喝罵之馬弓手也此時雲長獨來則知翼德是必不肯來

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衆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奔回淮南去了衛兵甚不經戰真如腐草

呂布得勝邀請雲長并楊奉韓暹等一行人馬到徐州大排筵宴管待軍士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

屬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瑯琊二處屯筈以候恩命為後玄德殺二人張本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為虎添爪牙也登乃服父之高見殺義父人固有父子同心人協謀敗之却說袁術敗

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讎策怒曰汝賴吾玉璽僭稱帝號背反漢室大逆不道吾方欲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孫策甚是正氣遂作書以絕之回恩月下大哭之時今日始得一雪其憤使者賫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何敢乃爾猶以年幼輕爾之殊屬夢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書後防袁術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

拜策爲會稽太守。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未可輕敵。不如遣

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爲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失。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說

曹操在許都。思慕典章。立祠祭之。封其子典。滿爲中郎。收養在府。此中照應前事忽報孫策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

人報袁術乏糧。劫掠陳留。以劫掠爲事似強盜不似皇帝。欲乘虛攻之。遂與兵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十七萬。

糧食輜重千餘車。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兵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來迎。操命請入營相見。畢

玄德獻上首級二顆。奇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奇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

使二人權住沂都瑯琊兩縣。不意二人縱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飲酒間擲盃爲號。使

關張二弟殺之。蓋降其衆。今特來請罪。此事只在玄德口中君爲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玄德。

縱兵掠民者。子禁治其兵。玄德治其將。更是痛快。因當厚勞。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善言撫慰。封爲左將軍。許於還都之時。換給印綬。安放

大喜。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爲先鋒。袁術知曹兵至。令大將橋

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搥死。術軍大敗。奔走

回城。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袁術攻徐

路曹操攻壽春分兵四路術大驚。急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將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又動兵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

拒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兵糧盡。必然生變。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暫避其銳。說

稱希便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卒并庫藏金玉寶貝。盡數收拾過

淮去了。六飛却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

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廙入稟。操曰。兵多糧少。

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廙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這策此時對王廙說不得。廙依命以小

解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衆。操乃密召王屋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必勿吝。只好借這一次。不取吝借但此物屋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耳。向孫策借糧不足却向王屋借頭儘可借頭亦可借乎借則借矣未審何時得還屋大驚曰。

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心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屋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屋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衆怨始解。純用

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壘。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操掣劍親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純用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

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收之掠之得商議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兵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暗伏後踐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決。

忽報馬到。報說張繡依託劉表。復肆猖獗。南陽江陵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住。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爲劉表疑兵。使不敢妄動。拒劉表專使孫策妙自己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爲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奸呂布自領兵回徐州。操密謂玄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計也。前二虎就食離虎吞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爲公外援。使離奸甚。話畢而別。却說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李催。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數筆墨。又省却無段煨併將李催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真是人民稱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二賊之死天子封段煨爲盪寇將軍。伍習爲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作亂。當興兵伐之。天子乃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正是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徧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

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君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不無糧。則民不可也。故無糧則壽相傳送而過。並不敢踐踏。春城中不妨收掠。有糧則所適多。因糧子敵可也。取糧子民不可也。故無糧則壽操乘馬而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了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權許可愛主簿曰。丞相豈可議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卽掣所佩之劍。欲自刎。權許衆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沈吟良久。乃曰。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郭嘉口中語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髮。代頭無所不用其借。於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衆難禁。拔刀割髮權爲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爲後應。一面與雷敘張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與禽獸何異。隱然爲其叔母發恨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合張先接戰。只三合許褚斬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繡入城。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見城壕甚闊。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堊。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繞城觀之。如此三日。操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那裏上城。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謂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用詐還逢識詐人。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斯誠至善矣。至於郭嘉論袁曹優劣。破曹之疑。不減淮陰侯。

登壇數語。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過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吾獨於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當日才勝術勝耳。

操之哭典章。非爲典章哭也。哭一既死之典章。而凡未死之典章。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奸。安得此一副急淚。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章。意中自哭亡兒亡姪。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着。此着宜在先。後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後。先一着不得。操欲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議其後也。於是舍紹而攻布。布既平。而後吾可安意肆志於袁紹。此先後着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既破術。則約備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布和也。備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呂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備既離術。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信不可及。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繞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爲聲勢。欲哄我撤兵。守西北。

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虛者實之實者虛繡曰。然則奈何。詡曰。此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糒。盡藏於東南房屋內。却教百姓假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礮響。伏

兵齊起。操可擒矣。以詐待詐正繡喜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吶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誰知反遂命軍中密備鐵鑼。爬城器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壕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衆軍一齊擁入。只聽得一聲礮響。伏兵四起。曹操急退。背後張

繡親驅勇壯殺來。曹軍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至天明。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虔于禁俱各被傷。此皆爲城中却說賈詡見操敗走。急勸張繡遣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

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應前蒯良曰：策兵屯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擊

之後，必有患。蒯良之智亦不在賈生下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己統兵至安衆縣，截操後路。一面約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

即同賈詡引兵襲操。且說操軍緩緩而行。故意緩行，便知有謀矣。至襄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可憐衆驚問其故。

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此老得將士心，慣用斯法。夫人不知如何下落，亦當一哭。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

筵，弔奠典韋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歎。其所以親自拈香哭拜者，正要使三軍無不感歎耳。祭典韋畢，方祭姪曹安民及長子曹

昂。先祭將而後及姪，與子是妙用。并祭陣亡軍士。不是爲活的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也。都致祭。夾敘此一殿事，提照前文妙。次日，忽荀彧

差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衆，截吾歸路。操答彧書曰：吾日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吾計畫已定。若到

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疑。妙算先定此，時却不明言。便催軍行至安衆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乃令衆

軍黑夜鑿開險道，暗伏奇兵。前黑夜爬城，我中彼伏兵之計，今黑夜及天色微明，劉表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

去，俱引兵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衆界口，於隘外下寨。彼方截險，我能出險，所謂用兵如神。劉表張繡

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之計。繡曰：容再圖之。於是兩軍集於安衆。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與兵犯

許都，星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繡欲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之必敗。其所以必敗，其所以必敗，其所以必敗。

不說。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矣。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奮力接戰。

繡表兩軍大敗而還。戰之者繞其前追之者逐其後繞其前而不戰之者逐其後則宜勝矣，而不勝殊出意外。繡謂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今日整兵再往追

之，似敵繡與表俱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今番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然，請斬吾首。故且不说出。繡信之。奇語，繡乃深信詡言。

劉表疑慮，不肯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所以不忍棄之也。操兵果然大敗。軍馬輜重，連路散棄而走。不敘戰只敘敗，又復一敗，令讀者閃爍不定。繡正往前追，趕忽山後一彪軍擁出。此處且不說是何軍，留

賈詡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

願明公教我讀者亦亟欲請教。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必有勁將為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夫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無事。既破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為備。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必敗必勝之故至此方說明蓋前之追在曹操料中後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驚鑿而談了了如見劉表張繡俱服其高見曹操亦當服之即謂

勸表回荊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聞說後軍為繡所追，急引衆將回身救應。前文所未及好只見繡軍已退，敗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數語于敗軍口稱顯得好操急問何人

那人綽鎗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至此方敘出姓名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喜封之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繡。李通拜謝而去。忽然來臨即去總不費筆墨操還許都，表奏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賜爵吳侯，遣使齎詔江東，諭令防剿劉表。操回府，衆官參見畢，荀彧問曰：

丞相緩行至安衆，何以知必勝賊兵？讀者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昔日書中所言至此纔說明前有緊詞論兵今又有曹操論兵可當兵書一則荀彧拜服。不待或服之即買詞當亦服之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袖出一書，白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計欲出兵攻公孫瓚，特來借糧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他議，遂拆書觀之。見其詞意驕慢。隋李密致書於李淵詞意驕慢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歷然以高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論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

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大英雄不拘細節自謂四世三公故以繁禮為家數不知太原公子固自不衫不履也紹以逆勤，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挾天子以令諸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前有子產治鄭後有孔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

用人惟才。此度勝也。如袁紹為盟主時不責袁術之綱權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此袁書第以至誠待人。必此德勝也。實詐算不得德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操何仁之有但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

行。此明勝也。紹每疑田豐沮授而操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繁禮多儀不是文法度嚴明乃真文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

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如後文袁紹雖傲討操乃頓兵不進而操能以十萬之衆破紹兵八十萬是也公有此十勝。於以破紹無難矣。總結一句○上文只

十敗已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衆。何足懼也。

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孫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乃爲上計。否則

我方攻紹。布必乘虛來犯。許都爲害不淺也。紹陳十勝十敗之後讀者必將謂攻操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

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報。方可動兵。爲後滿操從之一面發書與玄德。一面厚遣紹使。奏封紹爲大將軍。太

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吾當相助。奸紹得書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便是謀且說

呂布在徐州。每當賓客宴會之際。陳珪父子必盛稱布德。須如此。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

其心不可測。宜善防之也。凡面諛人者必腹算人者布怒叱曰。汝無端獻讒。欲害好人耶。聞忠言則怒爲獻讒則諛言則信爲好

正復不少也。也陳珪父子便是榜樣布怒叱曰。汝無端獻讒。欲害好人耶。聞忠言則怒爲獻讒則諛言則信爲好人奉先殊屬夢寐。雖然世之如奉先者

宮出歎曰。忠言不入。吾輩必受殃矣。意欲棄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此時若去誰來笑你乃終日

悶悶不樂。一日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遞妙有情致。宮疑之。棄了圍

場。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從小路三字細甚正對上官道二字說也。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陳宮令搜其

身。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前日曹操密書是玄德後堂取去今日玄德回書是陳宮牛宮即連人與書。見呂布。布問

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使者差矣那裏有寄書的反瞞着魚布乃

拆書細看。陳宮不先拆後呂書略曰。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若與大師

備當爲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秦

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絕了假皇帝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魏續。西取汝穎

布自總中軍。爲三路救應。本是操欲攻布却反致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衆

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階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

雍。字憲和。現為玄德幕賓。玄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此番莫又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為次妻。

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忙中又夾敘閑事。正見玄德託人不苟。不似呂布之妻小託於宋鸞魏續也。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

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使麾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次日張遼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在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於賊。壯士指壯士。○為後張遼

低頭不語。好張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更不以惡言相加。亦不出戰。豪傑愛遼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早有人報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退。好張飛欲追趕。關公急召入城。飛曰。彼

懼而退。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耳。好漢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衆謀士議曰。吾欲攻呂

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提照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

淮泗。急難圖矣。表與繡合不必慮。布與衡合深足憂。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衆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

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敘事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

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費軍。自己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

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

軍。空城出屯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合。高

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繞陣而走。惇不捨。亦繞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

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好痛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

也。遂納於口內。啖之。惇此時面上一眼。腹中一眼。眼外觀一眼。內觀己之視已仍復提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

如見其肺肝矣。○若云父精母血。雖然自吃。自還算吃。多娘。

被一鎗擲透面門。嘗性面上反多一眼矣。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壓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夾攻玄德。關長三寨正是啖睛猛將。雖云戰中箭先鋒。難久持。未知玄德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爲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備當淮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其隙。搆呂布則有其隙矣。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遠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處處保護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處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目。

玄德常曰。元龍河海之士。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臥百尺樓上。則元龍之爲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於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則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爲圖操之地。予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防布。既能以厚利結之。而使爲我用。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爲我害。是爲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疎虞。玄德其見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爲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毋同乎。曰。不同。牙爲利也。安爲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爲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不爲過也。雖然。呂布之戀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惟玄德爲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

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曹家人截嫁攔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喫。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爲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枷釘韓胤。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邳。是打燈接着新轎。軍中得勝鼓。疑是娶親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展圍帳。國丈自歇着貴妃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迎。只爲惡識了天使。伐柯詩詠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光星犯着紅鸞。戰通宵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解酒。先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未請人喫酒。便白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自要喫酒。却怪他人不喫酒。張飛怪得高懷。自不喫酒。却怒他人喫酒。呂布怒得沒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定當引爲心腹。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婿。先飲酒。後領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可耐。既折酒。又折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老呂。實不會打老曹。呂布爲衆將打一人。是分明打衆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戒飲爲多事。呂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爲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當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卽禁色。呂布安能禁衆人之夫婦。張飛殺過一夜酒風。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之失。還堪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聯又絕倒。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今日狼狽奔回。則知前日不當盡出城外下寨。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敘事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此卷中以玄德棄妻劉安。殺妻呂布。戀妻相對成趣。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又失了小沛。城此城凡三失矣。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

轅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語亦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前布

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人馬往山中住箭。補筆應前亦且說玄德匹馬逃難，正行

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孫乾先至關張後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爲之奈何？先說兩弟後

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

進飲食。絕勝重耳過齊時先寫此。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是喜吃

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野味難得不乃殺其妻以食之。奇絕古名將亦有殺妻饗士者，婦人不幸生亂世，遂

子爲飲。伯奢家誤認，指是人玄德，在劉安家誤認人是狼曹操，不曾喫得一塊肉。若在懼內者言之，當名爲獅子肉。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在呂

婦人殺於廚下，反欲見狼臂上肉，已都割去。肉可復生，此婦臂肉安得復生耶？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孝子。玄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來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

與曹操相見。不必直到許都，即且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爲之下淚。假悲又說劉安殺妻爲食之事，

不爲一迷。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千金買駿骨，百金謝狼肉，一上黃金，一飽劉君腹。劉安得此金，

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文好。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放。一面使人打

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賊，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照前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

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案。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與吳敦、尹禮、昌豨領兵三萬

探馬飛報呂布此句是。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小沛休矣。令陳珪守徐州。徐州休矣。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

公會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使圖之。照應。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

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埋伏。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為之奈何。思慮。登曰。兒亦有計了。是父。乃入

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說妻小妙甚。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

救。主公盡早為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此句待他。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

妻小休矣。此處點出宋憲魏續筆法開警。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此關

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反問。得妙。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

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

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書中約他放火為號殺入關中也。此處尚不說明。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

下陳宮把守。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又反問得妙。蓋孫觀等皆新結之寇。且又新敗。而陳宮實為呂布心腹。故必作如此語。以誘布而布乃無不信矣。○黃昏時三字更有針線。布曰。非公則

此關休矣。非公則此關安得休。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正暗合陳登書中之意。亦是黃昏時三字有以啓之也。登徑往報宮曰。曹

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邊夾敘都用實筆妙。宮遂引眾棄關而走。也着了。登就關上放起火

來。不負書中之約亦可。謂不肯呂布之令。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只一陳登弄得他七顛八倒。可知曹操用間之妙。曹兵望見號火

一齊殺到。乘勢攻擊。陳登箭上三書中。語暗補於此妙。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易聚易散是賊寇身分。○此句伏後招安一案。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

計。鳥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城上亂箭射下。前日小沛城上之箭。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辱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登答話甚高。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假話妙若不如如此說。恐陳登不知登已早脫身去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順張逃去了。宮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真是。呆鳥布令徧尋軍中。却只不見

笑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奇。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

主

公被圍令某等急來救解。不向陳登那邊敘去却從呂布這邊聽來是用虛筆與前文變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只怕殺他不得了急驅

馬至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把守。殺法虛實俱佳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

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此時却不面諛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

先一將乃是張飛。突如其來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

前來。寫張飛後不即寫雲長忽又夾敘曹操用筆錯落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

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寫如張之來敘法各變妙甚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

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略作一頓此處點出侯成用筆開聲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

之事。寫得有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箭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岷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

遇。補寫二人蹤跡只在二公口中自敘省筆兩箇敘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敘得有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

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一筆不漏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

中使陳珪居左。玄德居右。亦學呂布坐法耶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

將軍。完陳珪父子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可知其在兗州時未嘗須臾忘徐州也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

逼之太甚必死戰而投袁術矣。確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此

正意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此是操曰吾自當山東諸將其淮南徑路請玄

德當之。使玄德當袁呂往來之要衝亦即驅虎吞狼之計也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玄德此時操曰吾自當山東諸將其淮南徑路請玄

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應前移屯錢糧且有泗水之險。照後曹操決水安心

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

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豈知此水反為我害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操下寨已定操統衆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

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此非誘布實欲用布也。玄德在白門樓時正慮此耳。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不定，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廳蓋。今日城上之一箭不

殺汝。為白門樓伏案。呂布轅門之射玄德不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

此乃犄角之勢也。玄德屯兵城外，而致失小沛者，為與關張俱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聞之，正應前移置妻小句。

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汝若肯死，安得為他人妻只此一語，便非貞婦。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深主宮人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深主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早晚將至。宮口中

帶敘曹操軍中事。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婚姻之事，謀及婦人，猶可言也。軍旅之事，謀及婦人，不可言也。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頓提前事，如千丈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痛哭。先以

繼之以哭，不啻丈夫。不聽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別來無恙，既謀之又諫之，張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之實略敘法俱佳。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盜馬盜戟作反觀。極似李儒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懼內人偏不肯說宮出歎曰：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欺董卓語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閒閒而起，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

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此計不出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

飲酒解悶。閒閒而起。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

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

玄德寨衆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讀者至此爲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一軍忽分兩

寫得到隘口時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此時捉住張遼不如後日捉住郝萌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

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爲曹操奸計所誤願明公詳之

術曰汝主不囚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辱亡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

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孫策借兵得他玉璽爲質呂布借兵又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

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先過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

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本恐許汜王楷有失故郝萌引軍送之不意被二人反

飛都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又殺

操人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玄德亦在各寨悚然玄德回營分付

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操不見有甚褒賞

却反來誑嚇何也幾乎又惹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玄德之意不過在他營下過

勸張飛必不服故以軍令當嚴爲解蓋假話也關張應諾而退却說許汜王楷回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救援布曰如何

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又

至此汜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不能會做媒布令張遼高順引三千軍馬安排小車

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箇送去是戌末次夜二更時分亥初呂布將女以錦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

提鞍上馬只有隨新人的送娘那有背新人的送爺只有蓋新人的紅羅那有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

玄德寨前一聲鼓響關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混

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德之子業微早已隨身奉先之女紅鸞未曾照命耶後面徐

晃許褚皆殺來。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因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前番是自己追轉，今番是別人趕回。玄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呂布回到城中，心中憂悶。不獨呂布憂悶，女兒當亦憂悶。只是飲酒。聊當送，親酒。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揚心腹將眭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此事只在報人，口中敘過，省筆。操聞報，急遣史渙追斬眭固。只一句了，却更省筆。即聚衆將曰：「張揚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何如？」荀攸急止曰：「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爲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評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機會莫不可失，若在袁紹不肯聽此言，不消郭嘉說出。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荀彧早已道着，二口如一。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濮陽城中，呂布贈操以火，下邳城中，曹操答布以水，畢竟火不勝水。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爲下侯成盜馬，出東門伏寨。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公則無懼矣，妻小奈何恐不。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只顧自己喫酒，不顧別人喫水。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滅。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不成色只戒酒自己害，酒却戒別人飲酒可笑。却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將寫侯成盜馬獻曹操先寫後，槽人盜馬獻玄德大是奇妙。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失馬安知非福，得馬安知非禍，嗟哉！諸將不若羸弱之高矣。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戀妻妾者，既爲游釜之魚，會賓客者，亦作處堂之燕，有其上必有其下也。恐呂布見責，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託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亦可謂詞，禮交至矣。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此語實，命推，出斬之。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與張飛打曹豹一樣打法，但打曹豹是醉棒打侯成是醒棒。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邊濠邊，吾等死無日矣。」然則水可吊，也。馬何用賀？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

曹公。一個商量要走一個決計。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到馬想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

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後槽人。不三人商議定了。心腹也。而布今死於此。三人之手。與故。○回思呂布同謀。伐

吾一語。竟是。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是一十五匹。今侯成盜馬。却只一匹。飛奔東門來。水故也。魏續使開門

放出。却伴作追趕之狀。若真轉呂布。張飛奪馬是一百五十四匹。後槽偷馬。東門無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

號。準備獻門。漢陽城中白旗是詐。下邳城上白旗是真。○白旗曹操聞此言。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約宋魏二人。○前陳登

射書。今曹操射榜。陳登書連射三封。曹操榜又連射數十。正相對成趣。其榜曰。

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

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為此榜諭。各宜知悉。前殺陳登書用暗補法。今敘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

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打到日中。曹兵稍退。此時宋魏二人不即

即白門樓耶。不覺睡着在椅上。既非酒醉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侯成盜馬。宋憲盜戟。正相對。○被責者笑成。而首欲擒布者反

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緊縛住。不意呂布竟被縛於二人。非二人之能縛布也。夫布布從睡夢中驚醒

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

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典章之死。變戟先亡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為曹兵所擒。陳宮

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敘事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

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細作一團。真如縛太急。乞緩之。既已被縛縛

虎安得不急。陳登說他是鷹。曹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等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

妾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實備得是布默然。其實沒須臾乘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好操怒命斬之。徐

冕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輕薄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亦責備

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好嘲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能吾言。若從

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惡？問得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如此問宮必如此答，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

此則仁人君子之心也，而操非其倫也。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又問得惡中牟縣初遇時曾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

並無掛念。通無一操有留戀之意。假惺惺不記前城上射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硬操起身泣而送之。假惺宮竟

不回顧。硬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一味權詐評：母妻亦為

伸頸就刑。漢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宮初獲操而不親，客店欲殺而不果，宮之後人有詩歎之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樑材。

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宮何礙玄德點頭，及操上樓

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公為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布言如此，備愈不操回顧玄德曰：

如何已動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妙極似布曰：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教令牽下樓縊之。

布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即不轅門射戟，備未必死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

有！未罵曹操先罵呂布，未說自己不衆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寫呂布陳宮張遼高順陸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後

人有詩歎曰：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言赤兔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望寬今太儒，養鷹休飽昔無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玄德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

董卓丁原血未乾。

玄德既能啖父。

爭如留取害曹瞞。

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奇語忽妙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會燒死你。這國賊因今日之水提起。昔日之火甚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不覺露出恨惡身段張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所謂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反得生。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衆心之從違。奸臣心事。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至於借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受。豈獨一弓爲然哉。卽天位亦猶是爾。河陽之狩。以臣召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得復爲重耳矣。

雲長之欲殺操。爲人臣明大義也。玄德之不欲殺。爲君父謀萬全也。君側之惡。除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殺之而禍及君父。則不爲功之首。而反爲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攻催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敍。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爲受。或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潸然淚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官有武官氣概。人人不同。人人如畫。眞敍事妙品。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袁術之僭。其旣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將然者也。將之與旣。厥罪惟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與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託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於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為董承咎也。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為後文張遼土山放箭公張本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恐他人做了人情便說自家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要殺則親自拔劍不殺。則解衣。延坐。恐便加一倍愛。奸雄權變。真不可及。遂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藏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藏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

昌豨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齊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未識貂蟬亦此之後不復知。大犒三軍。拔秦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操自欲取徐州。不欲以子備明矣。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曹權領徐州。為後文關公斬車曹張本操軍回許昌。封賞出征人員。

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首卷中已敘過此。又於玄德口中敘一番。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

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歷按宗譜章韋可考正。爲後文繼漢正統張本。帝大喜。請入偏殿。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

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帝亦有眼力。遂拜玄德爲左將軍宣城亭侯。皇帝面封。封得冠冕。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

朝。自此人皆稱爲劉皇叔。曹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爲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

爲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況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何懼哉。操不使備

留徐州正是此意。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爲內應。爲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

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前彪實勸帝召操。今操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孔融自玄德北海解圍因諫操曰。楊公四

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

官。放歸田里。彪則幸免而操之議郎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

殺趙彥收楊彪二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

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觀動靜者觀左於是揀選良馬名鷹。駿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

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忍非正道。絕非亡國之君之言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

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漢獻帝之獵於許都是權臣耀武隨卽上逍遙馬帶寶

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滿朝文武獨

正爲關公欲殺曹操張本。曹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周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

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可知此陣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

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將有

射鹿先有玄德射鹿以引之。帝喝采。轉過土破。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

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箭。正中鹿背。倒於草中。漢失其鹿。爲操所得羣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躡躍

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弓箭可借萬歲亦可借乎操之獻然迎受正以觀衆人之動靜也衆皆失色。此句內伏下玄德背

後雲長大怒。剔起臥鸞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使出要斬曹操。義氣凜凜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

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如此涵養是英雄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

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親自懸帶。袁術竊玉曹操竊弓不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衆人各自歸歇。

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

腹之人。週迴擁侍。若吾弟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大有對酌雲長曰。今日不殺

此賊。後必爲禍。玄德曰。且宜祕之。不可輕言。雲長耐不得却說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

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郭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前文不意專國弄權。

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曹操

行兇先害董紀後及伏后此時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

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伏完之死在後董承之死在先今卻於帝掩淚問曰。皇

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

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引出一國戚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

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爲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

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却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衣帶詔之謀出自伏

承等七人之內卻留在後文另作一事。讀者所不能測也。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暗

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却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霸

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

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將說自己先問高祖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與首卷起處通

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鄭侯蕭何。將命董承先說留侯鄭侯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正意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意只在帶以袍陪之却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即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急殺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急殺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急殺如何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帶不自解袍却自脫，形容是懼之意，如曹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故意賣弄好看。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急殺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急殺承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脫袍帶還承。董承不肯獻，操却偏要，董承願獻，操便不要，奸雄真奸猾之極。承辭操歸家，是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曹操細看袍帶，承亦細看袍帶。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緞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揀見袍中無物，故不更疑及帶，承正以袍中無物，故更猜及帶。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不用自己尋着，却用燈花燒出曲折之甚，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皇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命幸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為下文隱伏線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沈

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隱几而臥。因一夜不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住。竟入書院。見

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形容得妙。與董承於燈花燒。又為董承呼承曰。

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只因一夜睡不着。故此時睡著耳。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腳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吾當

出首殺。急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

賊。董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開口便要立盟書。願覺。書生氣是文官身分。各捨三族。以報漢君。其言不詳。承大喜。

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子服引承曰。滿

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吾同事。董承又引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

來得。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避得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

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輯曰。為國除害。雖死無怨。不用董承先說却。用二人自說妙。王子

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亦用逆挑不。用逆挑之語。而董承聞之。急種輯聞之。著惱各不同。種輯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

鬼。強似你阿附國賊。同一逆挑之語。而董承聞之。急種輯聞之。著惱各不同。碩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

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

多時。即同子蘭至。兩人自來一人。請至又各不同。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又一個。自來的。承曰。只

推吾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又將袍。自來的。承曰。只何故推病耶。吾非

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便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自來的幾乎又自去。嗟歎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彼來則拒之。彼去則留之。俱用逆寫。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尙氣滿胸臆。公乃國之至戚。猶自滯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順用逆挑妙。騰大怒曰。汝尙以曹賊爲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前用王子服反說。董承正告此用。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寫馬騰與董承落落難合。又非若前四人之一說。便是也妙。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寫馬騰又是馬騰身。分典前五人不同。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卽統西涼兵爲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爲盟。天子刺血馬騰流血六人歃血。只因一紙血詔引動一片血誠。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其言亦不祥。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人多做不得人。因外戚薦出一外戚。又因一外戚薦出一宗族。衆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出那人來。正是本因國舅承明詔。又見宗演佐漢朝。畢竟馬騰之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卷三終